

震撼心灵书系

花变的蝴蝶

主编 高连营
李金凤

在缘分的天空，
星光曾给你幸运，
阳光将助你辉煌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甜睡(1)(2) 日本漫画家 井上

入古蒙内: 静音咪咪——主編 李金凤 著 高连营 译 吴小燕 绘

2006年 1月 出版

ISBN 7-304-01323-2

中国——漫画家——井上——高连营——李金凤——吴小燕——



花变的蝴蝶

——震撼心灵书系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06年6月第1版 2006年6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20×1168毫米 1/32 印张: 14.5

字数: 3200千字 印数: 10000

ISBN 7-304-01323-2

定价: 28.00元

(如有印刷质量问题可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调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震撼心灵书系/高连营、李金凤主编.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6.5

ISBN 7-204-08332-6

I.震… II.①高…②李… III.小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0911 号

震撼心灵书系

高连营、李金凤 主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邮编:010010 电话:0471-4971975

发行电话:010-87713181

三河市燕春印务有限公司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40

字数:3500 千字 印数:1-5000

ISBN 7-204-08332-6/I·1753

(全 20 册)总定价:59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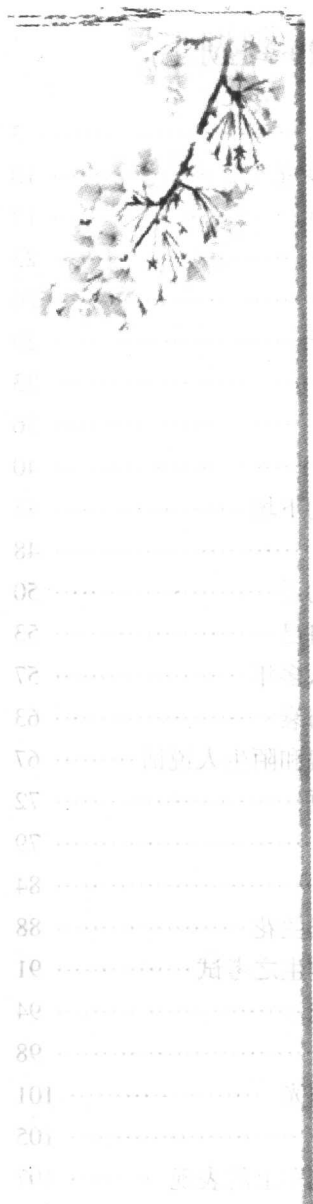
本套书是专为学生和青少年精心编写的阅读材料，做为震撼心灵系列，文章语言精辟，哲理颇多，能让读者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逐步培养读者探究性阅读和创造性阅读的能力，提高作文及对事物理解能力，是一套适应于个性时代青少年较为理想的读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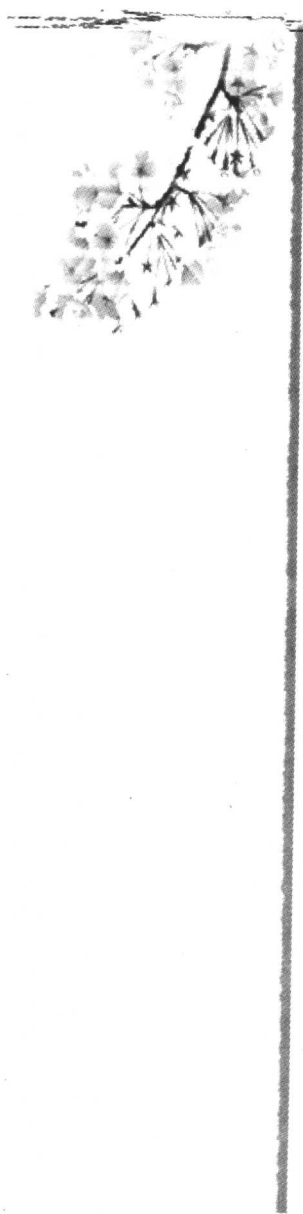
再到湖上

目 录

再到湖上	3
大连阳光男孩董方卓	10
刘翔:横空出世	17
魔法蔷薇	23
永不妥协	26
老萨姆和橡子	29
一个瞬间	33
汤水一生	36
贝多芬遗书	40
与会计相爱的下场	43
心灵的宁静	48
那只伸向我的手	50
成为最好的自己	53
我爱了你那么多年	57
西装潮的兴与衰	63
八卦、八卦,偏和陌生人说话	67
窗边的小豆豆	72
单行道逆行	79
漫画与幽默	84
那年春天的玉兰花	88
清末归国留学生之考试	91
真实的塑料花	94
短章二则	98
从星光飞向阳光	101
藕与莼菜	105
母亲在公共汽车上的表现	107



带我去看天秤座	111
可持续的快乐	117
虎皮青椒恋人	120
把刀插在朋友的肋上	125
想念一位带路人	127
作穷为一种『怪物』穷人	131
穷朗朗,富朗朗	133
我所认识的印度知识分子	137
布鲁塞尔松饼的天空	143
废池	147
迷走天使	152
藏胞青草喇嘛庙	156
生命的碎片	159
别人的城市,我们的家	163
大猩猩	165
并非纯粹肚皮官司	168
用一个火锅煮幸福	170
找一个词代替“艰苦朴素”	176
稻草人最爱秋天	178
埃尼森先生的电子信	183
和你抢巧克力的人	186
做不可能的事	189
怀旧草拖	192
节日的味道	195
夏天,一场手袋的恋爱	197
一棵核桃树	202
他托起我的手臂	204
心的“楼层”	207



布拉格的故事写在树叶上	208
见证战争：一个现代吉卜赛的传奇 ...	
.....	211
算计者永不快乐	215



再到湖上

大概在1904年的夏天，父亲在缅甸因州的某湖上租了一间露营小屋，带着我们去消磨整个8月。我们从一批小猫那儿染上了金钱癣，不得不在臂腿间日日夜夜涂上旁氏浸膏，父亲则和衣睡在小划子里，但是除了这一些，假期过得很愉快。自此之后，我们中尤人不认为世上再没有比缅甸因州这个湖更好的去处了。一年年夏季我们都回到这里来——总是从8月1日起，逗留一个月时光，我这样——来，竟成了个水手了。夏季里有时候湖里也会兴风作浪，湖水冰凉，阵辟寒风从下午刮到黄昏，使我宁愿在林间能另有一处宁静的小湖。就在几星期前，这种渴望越来越强烈，我便去买了一对钓鲈鱼的钩子，一只旋转的盛鱼饵器，启程回到我们经常去的那个湖上，预备在那儿垂钓一个星期，还再去看看那些梦魂萦绕的老地方。我把我的孩子带了去，他从来没有让水没过鼻梁过，他也只有从列车的车窗里，才看到过莲花池。在去湖边的路上，我不禁想象这次旅行将是怎样的一次。

我缅想时光的流逝会如何毁损这个独特的神圣的地方——险阻的海角和潺潺的小溪，在落日掩映中的群山，露营小屋丛和小屋后面的小路，我缅想那条容易辨认的沥青路，我又缅想那些已显荒凉的其他景色。一旦让你的思绪回到旧时的轨迹时，简直太奇特了，你居然可以记忆起运这么多的去处。你记起这件事，瞬间又泛起了另一件事。我想我对于那些清晨的记忆是最清晰的，彼时湖上清凉，水波不兴，泛起木屋

的卧室里可以嗅到圆木的香味，这些味道发自小屋的木材，和从纱门透进来的树林的潮味混为一气。木屋里的间隔板很薄，也不是一直伸到顶上的，由于我总是第一个起身，便轻轻穿戴以免惊醒了别人，然后偷偷溜出小屋而到清爽的气氛中，驾起一只小划子，沿着湖岸上一长列松林的阴影里航行。我记得自己十分小心不让划桨在船舷上碰撞，惟恐打觉厂湖上大教堂似的宁静。这处湖水从来不该被称为渺无人迹的。湖岸上处处点缀着零星小屋，这里是一片耕地，而湖岸四周树林密布。有些小屋为邻近的农人所有，你可以住在湖边而到农家去就餐，那就是我们家的办法。虽然湖面很宽广，但湖水平静，没有什么风浪，而且，至少对一个孩子来说，有些去处看来是无穷遥远和原始的。

我谈到沥青路是对的，就离湖岸不到半英里。但是当我和我的孩子回到这里，住进一间离农舍不远的小屋，就进入我所稔熟的夏季了，我还能说它与旧日了无差异——我知道，次晨一早躺在床上，一股卧室的气味，还听到孩子悄悄地溜出小屋，沿着湖岸去找一条小船。我开始幻想他就是小时的我，而且，由于换了位置，我也就成了我的父亲。这一感觉久久不散，在我们留居湖边的时候，不断显现出来。这并不是种全盘新的感情，但是在这种场景里越来越强烈。我好似生活在两个并存的世界里。在一些简单的行动中，在我拿起鱼饵盒子或是放下一只餐叉，或者我在谈到另外的事情时。突然发现这不是我自己在说话，而是我的父亲在说话或是摆弄他的手势。这给我一种悚然的感觉。

次晨我们去钓鱼。我感到鱼饵盒子里的蚯蚓同样披着一层苔藓，看到蜻蜓落在我的钓竿上，在水面几英寸处飞翔。蜻蜓的到来使我毫无疑问地相信一切事物都如昨日一般，流逝的年月不过是海市蜃楼，一无岁月的间隔。水上的涟漪依旧，在我们停船垂钓时，水波拍击着船舷有如窃窃私语，而这只船也就像是昔日的划子，一如过去那样漆着绿色，折断的船骨还在旧处，舱底更钉陈年的水迹和碎屑——死掉的翅虫蛹，

儿片苔藓，锈了的废鱼钩和昨日捞鱼时的干血迹。我们沉默地注视着钓竿的尖端，那里蜻蜓来飞去。我把我的钓竿伸向水小，短暂而又悄悄避过蜻蜓，蜻蜓已飞山二英尺开外，平衡竿一下又栖息在钓竿的梢端。今日戏水的蜻蜓与昨日的并九年限的区别——不过两者之一仪是回忆而已。我看看我的孩子，他正默默地注视着蜻蜓，而这就如我的手替他拿着钓竿，我的眼睛在注视一样——我不禁日眩起来，不知道哪一根是我握着的钓竿。

我们钓列厂两尾鲈鱼，轻快地提厂起来，好像钓的是鲢龟，把鱼从船边提出水面完全像是事所当然，而不用什么抄网，接着就在鱼头后郎打上一拳。午餐前当我们再回到这里来游泳时，湖面上是我们离去时的老地方，连码头的距离都未改分厘，不过这时却已刮起一阵微风。这地方看来完全是使人人迷的海湖，这个湖你可以离开几个钟点，听凭湖里风云多变，而再次回来时，仍能见到它平静如故，这正是湖水的经常叫可靠之处。在水浅的地方，如水浸透的黑色枝枝桎桎，陈旧又光滑，在清晰起伏的沙底上成丛摇晃，而蛤叭的爬行踪迹也历历可见。一群小鱼游了过去，游龟的影子分外触目，在阳光下是那样清晰和明显——另外还有来宿营的人在游泳，沿着湖岸，其中一人拿着一块肥皂，水便显得模糊和非现实的了。多少年来总有这样的人拿着一块肥皂，这个有洁癖的人，现在就在眼前。年份的界限也跟着模糊了。

上岸后到农家去吃饭，穿过丰饶的满是尘土的田野，在我们橡胶鞋脚下踩着的只是条两股车辙的道路，原来中间那一股不见了，本来这里布满了牛马的蹄印和薄薄一层十透了的粪土。那里过去是三股道，任你选择步行的：如今这个选择已经减缩到只剩两股了。有一刹那我深深怀念这可供选择的中间道。小路引我们走过网球场，蜿蜒在阳光下再次给我信心，球网的长绳放松着，小道上长满了各种绿色植物和野草。球网（从六月挂上到几门才取下）这时在干燥的午间松弛下垂。日中的大地热气蒸腾，既饥渴又空荡。农家进餐时有两

道点心可资选择，一是紫黑浆果做的馅饼，另一种是苹果馅饼；女侍还是过去的普通农家女，那里没有时间的间隔，只给人一种幕布落下的幻象——女侍依旧是15岁，只是秀发刚洗过，这是惟一的不同之处——她们一定看过电影，见过一头秀发的漂亮女郎。

夏天啊，夏天，生命的印痕难以磨灭，那永远不会失去光泽的湖，那不能摧毁的树林，牧场上永远永远散发着香蕨木和红松的芬芳，夏天是没有终了的；这只是背景，而湖岸上的生活才止是一幅图画，带着单纯恬静的农舍，小小的停船处，旗杆上的美国国旗衬着飘浮着白云的蓝天在拂动，沿着树根的小路从一处小屋通向另一处，小路还通向室外厕所，放着那铺撒用的石灰，而在小店出售纪念品的一角里，陈列着仿制的桦树皮独木舟和与实景相比稍有失真的明信片。这是美同家庭在游乐，逃避城市里的闷热，想一想住在小湖湾那头的新来者是“一般人”呢还是“有教养的”人，想一想星期日开车来农家的客人会不会因为小鸡不够供应而吃了闭门羹。

对我来说，因为我不断回忆往昔的一切，那些时光那些夏日是无穷宝贵而永远值得怀念的，这里有欢乐、恬静和美满。到达（在8月的开始）本身就是件大事情，农家的大篷车一直驶到火车站，第一次闻到空气中松树的清香，第一眼看到农人的笑脸，还有那些重要的大箱子和你父亲对这一切的指手画脚，然后是你坐的大车在十里路上的颠簸不停，在最后一重山顶上看到湖面的第一眼，梦魂萦绕的这汪湖水，已经有11个月没有见面了。其他宿营人看见你来时的欢呼和喧哗，箱子要打开，把箱卫的东西拿小来、（今天抵达已经较少兴企了，你一声不响地把汽车停在树下近小屋的地方，下车取了几个行李袋，只要五分钟一切就都收拾停当，一点没有骚动，没有搬大箱子时的高声叫唤了）。

恬静、美满和愉快。这儿现在惟一不同于往日的，是这地方的声音，真的，就是那不平常的使人心神不宁的舱外推进

器的声音。这种刺耳的声音，有时候会粉碎我的幻想而使年华飞逝。在那些旧时的夏季里，所有马达是装在舱里的，当船在远处航行时，发出的喧嚣是一种镇静剂，一种催人入睡的含混不清的声音。这是些单汽缸或双汽缸的发动机，有的用通断开关，有的是电花跳跃式的，但是都产生一种在湖上间荡的催眠声调。单汽缸噗噗震动，双汽缸则咕咕噜噜，这些也都是平静而单调的音响。但是现在宿营人都用的是舱外推进器了。在白天，在闷热的早上，这些马达发小急躁刺耳的声音。夜间，在静静的黄昏里，落日余晖照亮厂湖画，这声音在耳边像蚊子那样哀诉：我的孩子钟爱我们租来使川舱外推进器的小艇，他最大的愿望是独自操纵，成为小艇的权威，他要不了多久就学会稍稍关闭一下开关（但并不关得太紧），然后调整针阀的诀窍。注视着 he 使我记起在那种单汽缸而有沉重飞轮的马达上可以做的事情，如果你能摸熟它的脾性，你就可以应付自如。那时的马达船没有离合器，你登岸就得在恰当的时候关闭马达，熄了火用方向舵滑行到岸边：但也有一种方法可以使机器开倒车，如果你学到这个诀窍，先关一下开关然后再在飞轮停止转动前，再开一下，这样船就会承受压力而倒退过来。在风力强时要接近码头、若用普通靠岸的方法使船慢下来就很困难了，如果孩子认为他已能完全主宰马达，他应该使马达继续发动下去，然后退后几英尺。靠上码头：这需要镇定和沉着的操作，因为你若开得太快，你的飞轮还会有力量超过中度而跳起来像斗牛样地冲向码头。

我们过了整整一星期的露营生活，鲈鱼上钩，阳光照耀大地，永无止境，日复一日。晚上我们疲倦了，就躺在为炎热所蒸晒了一天而显得闷热的湫隘卧室里，小屋外微风吹拂使人嗅到从生锈了的纱门透进的一股潮湿味道。瞌睡总是很快来临，每天早晨红松鼠一定在小屋顶上嬉戏，招到伴侣。清晨躺在床上——那个汽船像非洲乌班基人嘴唇那样有着圆圆的船尾，她在月夜里又是怎样平静航行，当青年们弹着曼陀铃

姑娘们跟着唱歌时，我们则吃着撒着糖末的多福饼，而在这到处发亮的水上夜晚乐声传来又多么甜蜜，使人想起姑娘时又是什么样的感觉。早饭过后，我们到商店去，一切陈设如旧——瓶里装着鲱鱼，塞子和钓鱼的旋转器混在牛顿牌无花果和皮姆牌口香糖中间，被宿营的孩子们移动得杂乱无章。店外大路已铺上沥青，汽车就停在商店门前。店里，与往常一样，不过可口可乐更多了，而莫克西水、药草根水、桦树水和接骨木水不多了，有时汽水会冲了我们一鼻子，而使我们难受，我们在山间小溪探索，悄悄地，在那儿乌龟在太阳曝晒的圆木间爬行，一直钻到松散的土地下，我们则躺在小镇的码头上，用虫子喂食游乐自如的鲈鱼。随便在什么地方，都分辨不清当家作主的我，和与我形影不离的那个人。

有一天下午我们在湖上，雷电来临了，又重演了一出为我儿时所畏惧的闹剧。这出戏第二幕的高潮，在美国湖上的电闪雷鸣下所有重要的细节一无改变？这是个宏伟的场景，至今还是幅宏伟的场景。一切都显得那么熟稔，首先感到透不过气来，接着是闷热，小屋四周的大气好像凝滞了。过了下午的傍晚之前（一切都是一模一样），天际垂下古怪的黑色，一切都凝住不动，生命好像夹在一卷布里，接着从另一处来了一阵风，那些停泊的船突然向湖外漂去，还有那作为警告的隆隆声。以后铜鼓响了，接着是小鼓，然后是低音鼓和铙钹。再以后乌云里露出一道闪光，霹雳跟着响了，诸神在山间咧嘴而笑，舔着他们的腮帮子。之后是一片安静，雨丝打在平静的湖面上沙沙做声：光明。希望和心情的奋发，宿营人带着欢笑跑出小屋，平静地在雨中游泳，他们爽朗的笑声，关于他们遭雨淋的笑语，孩子们愉快地尖叫着在雨里嬉戏，有了新的感觉而遭受雨淋的笑话，用强大的不可毁的力量把几代人连接在一起。遭人嘲笑的人却撑着一把雨伞瞪水而来。

当其他人去游泳时，我的孩子也说要去。他把水淋淋的游泳裤从绳子上拿下来，这条裤子在雷雨时就一直在外面淋着，孩子把水拧干了。我无精打采一点也没有要去游泳的心情，

只注视着他，他的硬朗的小身子，瘦骨嶙峋，看到他皱皱眉头，穿上那条又小又潮湿的冰凉的裤子，当他扣上泡涨了了的腰带时，我的下腹为他打了一阵又一阵的寒颤。

大连阳光男孩董方卓

父亲去世，淘小子变成“闷石”

1990年3月的一个下午，大连东北路小学操场上正在进行足球训练。一个5岁的男孩儿被一位父亲领着来见教练父亲跟教练说：“我把儿子带来了，你就收下他吧！”教练问：“多大了？”父亲答：“1985年1月23日出生的。”教练说：“我们只收1984年8月以前出生的，他还差半岁呢。”说话间，教练习惯性地把手放在孩子的头上摸了摸，不料这个小家伙脖子一扬，抗议道：“你摸我头干什么？”教练一怔，笑了：“呵，这小子，有个性，有冲劲，像个踢球的料！”教练指着不远处的一个足球说：“你去踢一脚我看看。”这个小家伙毫不含糊，跑过去，铆足了劲，哐的一脚把足球踢得老远，教练乐了：“好，这个孩子我收下了。”

这个孩子就是董方卓，谁也未料到，14年后的他会成为足球明星！

董方卓的父母年轻时都爱好体育，他俩是同一工厂的职工，父亲是厂一、二百米短跑冠军，母亲是厂排球队队长；董方卓也许继承了父母的遗传基因，小时候的他特别活泼淘气，父母曾一度怀疑儿子有“多动症”，因为他爬上爬下，活蹦乱跳无片刻安宁。

“这孩子太淘了，得找个地方把他看管住。”母亲李伟多次在父亲面前唠叨、最后，夫妻俩想出一个好主意：“就送儿子去学